北 京 大 学
香港作家联会 主办

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吴晓东　计璧瑞　编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吴晓东,计璧瑞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ISBN 7-301-05848-9

Ⅰ.2… Ⅱ.①吴…②计… Ⅲ.侠义小说-文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Ⅳ.I207.4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810 号

书　　名: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著作责任者:吴晓东　计璧瑞编
责 任 编 辑:王春茂
标 准 书 号:ISBN 7-301-05848-9/I·0609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www.pup.com.cn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开本　21.75 印张　604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5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2000 ’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词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迟惠生

尊敬的查良镛先生,各位来自海内外的新朋旧友,女士们,先生们:

由香港作家联会和北京大学合办的 2000 ’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隆重开幕。我谨代表北京大学表示祝贺!并向查良镛先生和各位致以亲切的问候!

对金庸先生作品的研讨,从 80 年代起,就一直是北京大学内持久不衰的热门话题。许多北大学子,不论文科、理科,都对金庸先生的小说如醉如痴。不仅学生爱读金庸,许多教师包括一些大科学家,也是‘金庸迷”。到了 90 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把金庸小说艺术的研究正式纳入教学科研体系。我们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选修课,并且在 1994 年隆重授予查良镛先生名誉教授称号,在学术界引起了震动。中文系的一批教师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颇有学术分量的武侠小说研究与金庸小说研究论著。如陈平原教授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严家炎教授的《金庸小说论稿》等。中文系的一些教师每年都在校内外进行有关金庸小说的学术讲座。据介绍,从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文系每年都有不止一名毕业生以金庸小说研究作为毕业论文内容。金庸先生的作品在北京大学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这既是金庸先生本人的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独特魅力所决定的,同时也与北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具有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和宽阔的学术胸怀分不开。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些,就是今天我们在北京大学举行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依据”。

许多人了解金庸先生,是因为他写出的以‘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代表的 15 部杰出武侠小说。但查良镛先生在武侠小说创作之外多方面的人生成就远不止此。他谙熟中国史,他的《袁崇焕评传》等论著显示出扎实的学术功力和独到的历史识见。他又是国际法专家,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就曾发表《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一文,依据国际法准则,论述国民党旧政权遗留在海外的资产应当归属新中国所有。到了 80 年代,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查良镛先生是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他所提出的方案成为后来定稿的香港基本法的主要框架。他还是杰出的报人和企业家,他赤手空拳创办出了一个巨大的《明报》集团,对香港和东南亚一带的新闻媒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查良镛先生又是一位出色的社评家。他写有近两万篇社论、短评,笔锋雄健犀利,颇有影响,曾被人赞誉为‘ 亚洲第一社评家 ”。同时他还是著名的编剧和散文作家。总之,他在文学艺术,新闻传媒,以及学术、企业、政治等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仰慕的成就,为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才华和学识,绝非常人可比。北京大学拥有查良镛先生这样的名誉教授,对于北京大学和查良镛先生自己,都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此次研讨会所要研讨的是金庸先生的小说。对他的小说,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许多评论文章和著作,也召开过几次研讨会,为什么我们还要在北京大学再一次进行讨论呢?我以为,他的小说改变了旧武侠小说的暴力仇杀套路,弘扬人间正气,批判封建专制,崇尚民主、平等和个性自由,既有深厚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时代立场;既承续了传统白话小说的手法和语言,又发扬了‘ 五四 ”新文学的根本精神。这与我们北京大学的精神是具有相通之处的。正是这一点,使金庸的小说与‘ 北大人 ”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呼应。

另一方面,金庸的小说又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积极的弘扬。在金庸的小说中,融会了中国古代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观念,比如仁爱慈悲,以民为本,舍己救人,淡泊名利,众生平等,等等。而北京大学是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重镇,北京大学的师生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特殊的感情。在这一点上,也使我们与他

产生了共鸣。

目前,北京大学正在国家的支持下,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迈进。金庸小说中那种奋发向上的追求,对我们不啻是一种鞭策和鼓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中国,面对下一世纪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见义勇为精神和人文道德关怀仍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但不能丢弃、相反应该大力加强的。金庸小说中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北京大学具有发扬为国为民这种大侠精神的优良传统。现在学校有两个最有名的学生社团,都受到过国家领导人的表扬。一个是不断攀登自然高峰的‘山鹰社’,一个是不断在校内外弘扬爱心的‘爱心社’。山鹰社的精神是‘武’,爱心社的精神就是‘侠’。因此,我相信这次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一定会给未名湖畔带来更加活跃的学术空气,给北大学子增添一份‘侠骨柔肠’和‘剑胆琴心’。

最后,祝这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来 宾 致 辞

曾敏之先生致辞

——双峰并峙说金庸

香港作家联会名誉会长　曾敏之

香港作家联会深感荣幸,得以与北京大学在伟大祖国首都北京联合举办“金庸作品国际研讨会”,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活动。

举世皆知,香港结束了英国百年殖民统治之后已回归祖国,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一位杰出人物以他的两枝彩笔对香港做出过出色的贡献,他就是金庸先生。

金庸是笔名,另有原名查良镛,两个名字所创建的事业是辉煌的,可称双峰并峙。

以查良镛而论,是政论家,是成功的报人,他赤手空拳于40年代后期寄迹香港,后来于50年代艰难环境中以惊人的才智、魄力创办《明报》。当年的时代背景是诡谲多变,动荡不安,谣诼纷纭……香港数百万同胞处于迷惘惶惑之中,《明报》正是创刊于这样的年代。查先生办的《明报》,坚守言论新闻自由的原则,以不媚权势、不惧威胁、不为利诱的立场,评骘国事、纵论时事。他撰述的社评,具有文人论政的文采、风格、胆识,他曾持论反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赢得了海内外崇高的评价与声誉,也为香港同胞指点迷津。我敢说,他是当代不可多得的政论家,而《明报》在他的经营、发展中也成了民间清议的典型,所享盛誉迄今不衰,这是他作为政论家办报创业取得卓越成就的一面。

另一个是金庸,则更为千千万万读者所熟知了。他从50年代初期创作《书剑恩仇录》开始,以变革旧说部的陈腔滥调及内容形式,创

立新派武侠小说而一鸣惊人！三十年来先后创作了十五部武侠小说,他的作品想像之丰富,结构之严密,故事之曲折,人物之鲜明,语言之简洁流畅,可说是集历史知识、人生哲理、伦常道义、儿女情缘、文学技巧……于长卷巨幅之中,令人读来荡气回肠,老少咸宜,影响极大。《明报》连载了他的武侠小说,更增强了魅力,口碑载道。金庸的作品,为几乎谈不上文化的香港,传播与宣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为殖民地长期施行重英轻中的愚民教育提出了无声的抗议,更使无数莘莘学子因爱读金庸的作品而提高了语文水平,至今仍为文化学术界所称道。

由于查良镛受过国际法的教育,兼以政论家、武侠小说家所享的盛名,他在中英谈判香港归还中国的过程中,曾担当了研究‘一国两制’、起草《基本法》的重任,对香港的建制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参与了决策,因此他在香港的历史进程中也写下了一页历史。

这次举行的‘金庸作品国际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查良镛的事业、金庸的创作价值、文学上的地位及影响,一定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公允的评价。

谨祝研讨会成功！

邓友梅先生致辞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邓友梅

昨天才从外地回北京，今天能赶上“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很高兴。金庸先生是我喜欢和尊敬的作家。

在各位大专家大教授面前，我发言有点胆怯，因为我只上过四年小学。上完四年初小我就参军了，日本投降后，部队送我到中学去学文化，我当兵当野了，在课堂上又坐不住。正好新四军文工团演戏需要小演员，到学校找人，见我会说国语，脸皮也厚，一个调令就成了文工团团员。有小孩的剧目不多，没戏演就叫我趴在幕后念剧本给台上“提词”，别人演一出戏，我念一个剧本，一年下来肚子里就装了几个剧本，潜移默化会了点编故事写对话的技巧。演的多是秧歌剧，念唱词又给我打下点合辙押韵的基础。还养成了读书习惯。解放战争打响后到前线作火线鼓动工作，要求反映及时，现编现唱。受过正规艺术院校教育的大同志一时还没适应过来，我无意中学来的本事却派上了用场。行军时看到走过来的是炊事班，队长说：“快，编几句快板鼓动一下。”大团员还没构思好提纲，我这顺口溜就数出来了：“同志们，走向前，前边来了炊事员。炊事员，真能干，又做菜来又做饭。战士们吃的饭菜香，又杀鬼子又缴枪……”有个《火线报》的编辑在旁边听到了，叫我用纸写下来给他，他就拿去在油印小报上印了出来，随后送来一斤花生四个柿子算作稿费。不过说我写的错字太多，他花了不少力气修改，这稿费要两人分享！这就是我发表的处女作和今生第一笔稿费！我说这段话是想说明，我从事写作没受过正规训练，既没理论基础，也缺乏学识准备，纯粹是从模仿读过的作品开始

的！写快板如此,写小说也如此。

战争期间没别的消遣,有机会我就读小说。最早读的就是武侠小说！那时读书无处去借和买,只能在打扫战场时捡。军纪规定“一切缴获都归公”,破书烂纸公家不要,我捡来自己背着有空就看。国民党军队里有各色人,也有各色书。一场大战打完,战场上东一本西一本什么书都能遇到:欧美文学,苏联小说,传奇话本,武侠言情,霍桑探案,福尔摩斯……先碰到什么捡什么。捡多了背不动,就要选择。我没有“政治挂帅”的觉悟,又没有深厚高雅的学问,惟一的选择标准就是“好看”！我捡到一本《十二金钱镖》,同时还捡到一本载有张爱玲小说的杂志《万象》。扔掉张爱玲留下《十二金钱镖》,完全没有政治原因。只是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养成了粗枝大叶爽快磊落的性格,张小姐那娇滴滴甜腻腻的情场琐事不对胃口,《十二金钱镖》行侠仗义刀光剑影读来倒精神振奋。那时我没学过文学理论,更不知道学术界对武侠小说是何评价,反觉得我们军队也像是铲除人间不公、解人民倒悬的大集体,并因此而自豪！

建国后不用编快板写唱词了,我就靠读小说受到启发试写小说。第一篇小说经赵树理同志的手发表后,他鼓励我继续写,为帮助我提高写作水平,他主动介绍一些书供我学习,头一次给我拿出来的书就是两本《七杀碑》！他说:“别管他的思想内容咋样,写作技巧可以学。懂得老百姓胃口,写出的书人们才爱看！”

我才知道树理大师把“群众爱看”挂在心头,所以他的小说才受到工农大众欢迎,于是我就把“好看”暗自定为自己努力的方向。我心中的“好看”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有趣,二是有益。“益”不只限于政治内容,在道德,文化,心理,感情以至知识等方面,只要能有助于辨别是非、惩恶扬善都算有益。总要叫人读过我的小说后他弄清啥叫好啥叫坏,都愿意作好人不愿当坏蛋！

我读金庸小说最大的感受就是它非常符合我这“好看”标准,既有趣又受益。

我个人认为,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小说品种。跟西方的骑士小说“侠盗罗宾汉”之类不同,也不同于日本的公案武士小说“捕

物帖”。它主题单纯,情节离奇,结构奇特,想像丰富,武打技击,惩恶扬善!不管怎么说,多数武侠小说读完后,人们总是赞美崇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舍身忘我的侠客,厌恶欺压善良、横行霸道的恶棍。有的武侠小说也完全可能给人些坏影响。因为“武侠小说”是一个品种,内容好坏影响如何要依这品种中具体作品而定。

大概也是担心读者会受污染吧,有一些年,社会言情,武侠侦探之类的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日本人称作“大众文学”的小说品种恰在我们提倡“文学大众化”的时候退出了舞台。言情小说家张恨水改写“梁山泊与祝英台”的故事也要拿到香港去发表;《十二金钱镖》的作者宫白羽专靠经营书店谋生。我们常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不同的小说品种。事实上除了高雅、严肃、有深刻思想内涵的纯文学小说外,还有一种不以作思想载体为主,只供人们休息消遣的小说。这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出发点不同,素材来源不同,写法也不同,在达到的目标上也不同。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这两种不同产品,再由此决定“优胜劣汰”,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读物就消失了。

有些年我以为中国特产的武侠小说就此断种绝迹了,改革开放之后才知道,世界上凡有华人存在的地方,这宗国货就有市场,既有市场就有货源。大陆断档,港台接续。这时我才看到了金庸先生的作品。发现他不仅继承了中国武侠小说传统,而且有所突破、发展、提高,使这一品种文化品味起了质的变化,思想内涵有了深广扩大。而且好就好在他是按着这一品种本身的路子提高。不是也不想提高到成为另一个品种上去!它是更好的“大众文学”而没有硬跻身于另一类文学,成为四不像。

金庸小说土洋结合,雅俗共赏。人物情节虽是无中生有以虚代实,却写得有鼻子有眼有趣味有学问。读者在消闲解闷中不知不觉增加了中华文化知识,历史知识,风土人情。最终导致我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尊重。

我认为这就是金庸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我高兴能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陈建功先生致辞

——我读金庸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陈建功

金庸的小说是仁义之书，性情文字，读后让人眼酸心热，豪气顿生。如果说古龙是以破案推理见长并闪烁机智，梁羽生是东方传统的武侠小说正格，那么金庸的作品则是情理并重，博大精深，而情的底色更为浓重，是真正的大仁大智之言。

首先，金庸先生的小说固然还是被人们称为武侠小说，但无论是题旨的深度，还是艺术的表现，都大大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套路和藩篱。在金庸先生的小说中，既注入了他宽厚悲悯的人文情怀，又注入了他对人性、对人生鞭辟入里的烛照；既有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情节，又有性格的历史心路的历程相伴相随；既可读出说话人飞扬的神采，也可感受到文化底蕴的激流。

金庸先生的人文关怀，　铸了中国传统儒释文化和西方现代人文精神，成为旖旎多姿的复合体。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天龙八部》几乎是典型的佛学大成。在这部小说的虚构世界，所有人物都承受着“贪嗔痴”的佛家三毒，在无边的人性苦海中挣扎。萧峰、段誉、虚竹这三位主人公，或因身世隐痛在佛门与江湖中流落，或因爱恋痴迷彷徨于皇权政治与平民生活的两难抉择，或因阴谋血仇对江湖挚友大开杀戒，甚至亲手误杀了人世间惟一的红颜知己！然而，在时间的淬砺中，他们都先后拔离了人性之恶的羁绊，用普渡众生、宽厚悲悯的胸怀达到了对世间恩怨的超越。当小说结尾已成为辽国南院大王的昔日丐帮帮主萧峰，为消除辽宋战争而慨然自尽、将生命送上和平的

祭坛时,我们似乎看到苍茫天地间矗立起一个凛然生威的人格之神。这是佛家文化的精华,更是中华民族道义、勇气、智慧等民族精神的薪传。至于郭靖、陈家洛、袁承志等秉承儒家入世与忧患情怀的典型侠士,更与东方情调的地理风物、民俗奇观和富有西方现代人文色彩的浪漫传奇紧密相连,形成金庸小说独特的人文世界。

如果说文化是金庸小说的内核,那么对人性人生的深入开掘和洞幽阐微,则是金庸小说超迈于所有武侠小说之上的地方。善恶分明几乎是传统武侠小说的典型程式,然而金庸小说的深度在于,他恰恰在号称"成人童话"的单纯的武侠小说中,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在这里,他打破了我们民族的审美定式,破除了传统的道德神话。金庸的武侠小说不是善恶分明的道德寓言,而是真切描摹现实社会的人生百态,以及百态中诡奇变幻的人性世界,写出"有缺点的好人"和"有优点的坏人",雕塑出活生生的有呼吸有血肉的人物。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不是完美无缺的"神",反面人物也不是恶尽恶绝的"鬼",只有人性的弱点或人生的误区。金庸笔下的魔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李莫愁式的失恋变态型;夏雪宜式的复仇变态型和慕容复、万震山式的权利贪欲变态型。他们不像古龙小说的魔头那样坏得没有道理,而是坏得合情合理,坏得撼人心魄。甚至在他们走向颓败和毁灭时,还给人留下深长的惋惜和浩叹。金庸对人性的剖解,真正到了运笔千斤的力度。在《鹿鼎记》中,韦小宝与小皇帝康熙的友谊,竟源自皇帝权利人格的囿限;而韦小宝对师傅陈近南的依恋以及对天地会的义气,竟出于这位妓女之子自幼失父后深深的恋父情结。这种源于心理分析学说的现代小说理念,即使在所谓的纯文学中也没有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程度。在虚构的环境中写出真实的人性,形成了金庸小说对读者最强悍的穿透力。

金庸小说的突出贡献,早已超越了武侠小说这一领域。它对于我们思考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互动乃至交融,思考传统小说技巧和现代小说技巧的互动乃至交融,寻找一条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小说之路以至文学之路,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其次,金庸小说产生的时代,是文化界思想界新思潮潮头汹涌的时代。我们从金庸小说对人性对人生更为凝重的思想内涵的挖掘中,不难感受到西学东渐时代无法拒绝也不应拒绝的先进思想和艺术的影响。然而,我们同时又不能不钦佩,通过金庸小说我们更能看到,在跟随时代前进的同时,面对着被某种虚无主义棍棒打碎的传统,金庸先生仍旧保持着智者的定力,他用自己的别具魅力的创作,营建了自己心目中的小说殿堂和人物画廊。

金庸小说的人物力图既保有传统人格,又包涵强烈的现代气息和人文关怀,充满对他人的关爱和理解。令狐冲笑傲江湖的一生,行迹落拓、无往无来,惟一不变的心灵轨迹是关注人的生命价值。他对小尼姑仪琳舍生忘死的救护,与采花大盗田伯光的和解,甚至爱上魔教的圣姑任盈盈,都是生命自由意志的挥洒。从主人公那潇洒的独孤九剑中,我们似乎能清晰地看出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子。然而,金庸似乎无法打断自己的东方情结,更不愿做追新逐热的文本复制者。我们从那荡漾着诗情的刀光剑影里,尤其在天人合一、出世入世等思考向度中,更能体味出金庸所钟情的东方文明式的人生选择。袁承志放弃对阿九的纯真挚爱,陈家洛为反清大业牺牲自己与香香公主喀丝丽的恋情,都以一生的情感痛苦为代价,但惟其如此,他们才是充满中国文化气息、能够承担人生苦难的悲剧英雄。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西方现代文明这两座巍然耸峙的山脉之间,金庸似乎在寻找着自己的高度。

这种坚定性结出的文学果实,成为时髦、新潮、前卫等艺术潮流尘埃落定之后,留给我们的财富。毋庸讳言,我们仍然处在喧哗与骚动的时代。在一个几乎人人都喜欢以绝对的口吻大谈前卫与保守、新潮与传统、时髦与落伍的氛围中,金庸先生对自己的艺术追求的自信,对于身处浮躁中的作家们,或许也不无启发吧?

我之所以喜爱金庸,是在他所构筑的岁月迷宫中寻找了自己,那一段段浪漫传奇的人物和故事,把我们对过去的沉思与未来的焦虑都投射进去。从这个意义上说,解读金庸,也就是解读我们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宗璞女士致辞

著名作家　宗　璞

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个老病号,经常住医院。有一次,病比较重,住院的时间比较长。我发现病友们在精神好时,差不多都在看武侠小说。而且绝大多数,都看金庸先生的作品。我当时不知道这书是这么好看,后来我也看,觉得很有趣,看了就放不下。这书对我们病人来讲,可以说起了一种安慰作用,仿佛走进了另外一个好玩的世界,对自己所处的境遇不再多想,病房的日子也好过多了。

从去年,我的眼睛又不安分起来,做了好几次手术。有一次在大病房,看见许多病人愁眉苦脸地坐着,眼睛都包着白绷带,真是一屋子的独眼龙。我忽然想起,金庸小说里有一位姓柯的武林高手,双目失明却行动如风,一切武功都照旧。好像还有一处描写一队盲人,也是武功高超,一点也不受盲的影响,这么一想,我觉得心里有点轻松。我很想告诉那些病友作盲人也不怕,当然并没有说。这些描写,实际生活中本是不可能的。武侠小说本来是成年人的童话,让人遨游于想像的世界中。

就武侠小说来讲,我想它有两方面的意义。

先说“侠”,照司马迁的讲解,有“言必信,行必果”等等规矩。最重要的是“赴士之难”,就是要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俗话讲就是管闲事,无论法制多么完善,总还是会有闲事需要人管。说到“武”,我有这样的想法,中国古时候,年轻人要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要学骑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尚武的精神就很差了,弄得念书人手无缚鸡之力。我就想,如果我不是

岁,而是20岁,我就要学几路拳脚,不说防身也可以健身。

说到金庸先生的作品,我读得并不很仔细,不过有两点印象:一个是大部头而结构严密,没有什么漏的、掉的地方。长篇小说很容易把人物写丢了,把事情写得不连了,有些名著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读起来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在金庸小说里,无论作品怎样长,怎样宏篇伟制,好像一气呵成。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另外一点就是想像力的丰富,也可以说是语言的功夫,语言所表现的超过语言本身。比如说,王语嫣,自己不会武功,可是他指挥别人怎么走怎么走,如果换一种别的什么形式,就看不出有什么奇妙的地方,就觉得在那里走就是了。可是在文字表现的时候,有很多想像的天地。就像段誉的凌波微步,也就是不知道他怎么走,可是看书时就会觉得许多东西很妙。

另外,我觉得武侠小说写得好看,到金庸先生也就登峰造极了。我有时就发愁,以后还怎么写,是否会出现后现代什么的新怪东西。以后的事情也管不了许多,只能说现在。现在已经这样好了,就不必和别的行当比。我想各类小说有各自的特色,和自己的要求。长篇就是长篇,短篇就是短篇,就不必比,只要自己把这个特色发挥到极至,那就很了不起了。

2000/11/8

第一辑
金庸小说的文化精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